



亿万点击 宅斗巅峰之作

《后宫·甄嬛传》作者

流潋紫 倾力推荐

庶女攻略

吱吱 著

起点女生网金奖作者向《红楼梦》致敬作品

古代宅门中的杜拉拉：

像甄嬛一样智慧，如大长公主般从容

赠全新番外（附大结局后）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康女攻略

吱吱著

貳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庶女攻略. 2 / 吱吱著. — 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2.11

ISBN 978-7-5339-3417-0

I. ①庶… II. ①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8515号

策 划 人 夏 烈 柳明晔
策划机构  蓝耳文学
责任编辑 柳明晔 王晶琳
营销编辑 王妍 杨艺 董丽
插 画 唐卡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版式设计 刘炜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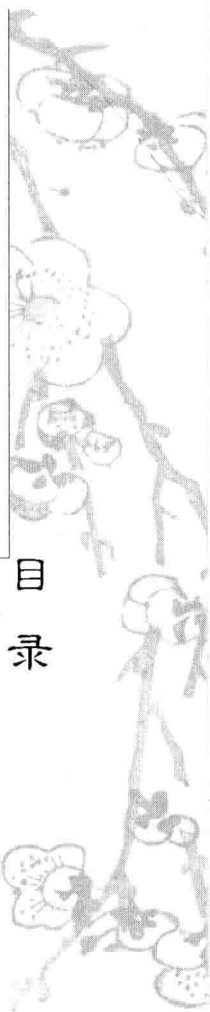
庶女攻略 贰

吱吱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网址 www.zjwycbs.cn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字数 443千字
印张 18.25
插页 1
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417-0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章 | 理家务十一听旧事 | 001 |
| 第二十一章 | 巧打趣十一想营生 | 021 |
| 第二十二章 | 忙施粥三房掺霉米 | 041 |
| 第二十三章 | 手足情兄弟释前嫌 | 060 |
| 第二十四章 | 忙交际十一领风潮 | 077 |
| 第二十五章 | 释善意十一护贞姐 | 100 |
| 第二十六章 | 初长成贞姐搬新居 | 122 |
| 第二十七章 | 皇子逝徐府蒙重创 | 141 |
| 第二十八章 | 情义真十一安后心 | 158 |

第二十九章 辞官位徐四暗养晦 1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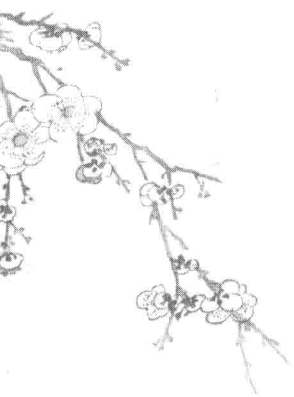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章 相濡沫夫妻渐合欢 199

第三十一章 风波起徐家遭人嫉 217

第三十二章 仕途断罗父终无望 236

第三十三章 为钱忙五娘多计量 252

第三十四章 添庶子各人各思量 269





第二十章 理家务十一听旧事

到了十月，领了皇历，发了冬衣，乔莲房的病情却不见好转。十一娘叫了她的丫鬟绣椽来问，只说是夜不安眠，忽冷忽热。她又特地请了太医院的刘医正问诊，刘医正开了一副养心汤。十一娘看了方子，请了刘医正每隔五日就来复诊一次，然后让陶妈妈送了出去，派丫鬟将药方传到外院安排抓药。

正好徐令宜回来，“谁不舒服？”

“乔姨娘。”十一娘笑道，“特地请了刘医正来问诊，开了养心汤。我看着都是些益气补脾、宁心安神的药，就让丫鬟去抓药了。”

徐令宜点了点头，去看乔莲房。十一娘随行。

她住在东边中间的院子，西头开着黑漆小门。三间带耳房的正房，东、北三间厢房，西面通抄手游廊。正房台阶旁一株木芙蓉，结满了花蕾，院中一个小花圃，因是秋天，各色菊花、杜鹃开得正欢。看见徐令宜和十一娘来了，站在帘前的两个小丫鬟一个跑进去禀告，一个跑过来迎接。待他们进屋，乔莲房已由绣椽扶着迎了出来。

“侯爷，夫人。”她脸色苍白，人清减了不少，原来纤秾合度的身子也变得弱柳般纤细。

徐令宜明显地吃了一惊，“怎么病成这样子了？”

乔莲房笑中苦涩，“都是妾身不好，半夜看书没有关窗，让侯爷、夫人挂念了。”一双妙目却望着徐令宜，半刻也不愿意离开。

十一娘原来办案子的时候不知道见过多少这样的情况，心里立刻有几分明白。她突然有点明白当初乔莲房为什么会上当了。自己是明媒正娶的都不妄想，何况她一个做小妾的。人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时候，是最容易跌入深渊的。十一娘不由微微叹一口气。

而徐令宜好像没多少感觉，或者是，这种目光太多，早习以为常。他淡淡地嘱咐了几句“好好休息，以后要注意”之类的话，然后和十一娘去了太夫人那里。

这段时间，大家都在一起吃晚饭，太夫人兴致好，渐成惯例。

吃了饭，大家到西次间喝茶。

太夫人问十一娘：“你准备回去住几天？”

十一娘笑道：“要是娘答应，我想回去住四天。”

她已向陶妈妈打听过了，三夫人当时回去住了四天，元娘回去住了六天，五夫人却回去住了十二天。

太夫人微微颌首，道：“那就回去住六天吧！亲家太太还病着，你回去也可以服侍服侍她。”

十一娘感激地应了“是”。

晚上心情很好，歪着看了会儿书。徐令宜见她又恢复了常态，笑了笑，自顾自地去睡了。

过了两天，罗振兴来接她回娘家。

她留了琥珀在家，带着滨菊、竺香，辞了太夫人，回了弓弦胡同。

四娘和五娘早已等在屋里。去见了大太太，送上鞋袜，大奶奶几人簇拥着十一娘送她去原来住的屋子。丫鬟开了箱笼拿了从徐府那边带来的被褥、器皿布置起来。滨菊服侍十一娘净脸更衣，然后和大奶奶、四娘、五娘坐着说了会儿话。杭妈妈来禀说酒席已经布置好，大家又移到大奶奶院里吃了午饭。

十一娘回屋歇了，大奶奶安置四娘和五娘在原先五娘住的地方歇午觉。下午起来去看看大太太，大家围坐在床边，大奶奶和四娘纷纷给怀孕的五娘支招，十一娘笑吟吟地在一旁听着，很喜欢这种居家的感觉。

大太太的精神明显好了很多，晚上就把宴席摆在了大太太屋里。

吃过饭，四娘和五娘打道回府，大奶奶送十一娘回了住处。

滨菊指挥着小丫鬟们倒水烧汤，服侍十一娘沐浴更衣，“不过过去了一个月，怎么觉得这里又小，行事也不方便！”

十一娘笑起来，“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”

“那我们还是别难为自己了！”滨菊笑着给十一娘铺了床，“好好服侍侯爷待在徐府。”

“哦？”十一娘笑道，“你想待在徐府啊！”

滨菊点头，“至少不用提心吊胆的，怕莫名其妙被人赶了或是卖了。”

十一娘微微地笑。她也有这种感觉，好像尘埃落地，再担心、害怕，不过都是些无关生死的小事。

她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，“终于不用丑时起床了！”

结果第二天丑时还是醒了。生物钟已经被调整过来。十一娘望着黑漆漆的帐顶翘着嘴角笑，想起冬青来，也不知道她在城西那个金鱼巷过得怎么样了。万义宗的长子万大显看着不错，不知道两人会不会对上眼？要是冬青成亲，自己怎么也得给她置办点东西。想到这儿，又想到自己空空的钱匣子。什么时候才能把它给填满？胡乱想着睡着了，竟然日上三竿才起，慌慌忙忙起来去给大太太问安。

大奶奶早准备好了早餐，见到十一娘打趣她：“还是娘家的床睡着舒服吧？”

十一娘笑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

吃了早饭，不过是说话聊天。十一娘拿了针线出来做。大奶奶见是个小孩的大红斗篷，斗篷一角拄杖的仙翁身边有三只神态各异的鹿。她拉着看了半天，“瞧姑奶奶这巧手，这鹿都要跑出来了。”

十一娘笑道：“这是给五姐绣的。大嫂要是觉得好看，我给丹阳县主做的时候多做一个好了——她前两天让我给未出世的孩子做几件绣活。”

大奶奶低声说：“你给孩子做几件小鞋小袜就行了，又不是她们府上针线房的人。”

“我们府上还有太夫人呢！”十一娘笑道，“老人家一心一意盼着添孙子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也添一个？”大奶奶笑望着她。

十一娘脸色微红，“还不是时候呢，要等淳哥大一些。”

大奶奶听了不由眼神微暗，说起这两天梨子正甜，得差人去西大街买些回来让十一娘尝尝



鲜。十一娘知道她这是转移话题，就顺着她的话说：“嫂嫂也买些新鲜上市的莲藕回来，我们做糯米莲藕吃。”

大奶奶自然是连连点头，笑道：“不止是莲藕，还差人买些老玉米回来，我们烤玉米吃。”

说到吃，大家都高兴起来，大奶奶掏了五两银子给杏林，让她差人去买东西，下午蒸了糯米，又烧了桂花糖卤、山楂糖卤，各人挑了喜欢的淋在糯米莲藕上吃。

一时间，家里笑语喧阗。

到了晚上，钱明来接五娘，罗振兴留了钱明喝酒。

罗振兴大笑，“娘现在最喜欢五姑爷。”

太太表情僵硬的脸上也扯出一个笑。

钱明佯装倨傲状，“那是当然，像我这样有才有貌的女婿，哪里找去！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十一娘不免感叹。钱明能做到现在这样，真正难得。

如今家里是大奶奶当家，少了很多拘束，大家随意地笑闹了几天。

到了十月十日，徐令宜下了衙来接十一娘。

十一娘正和五娘在屋里说话：“算过账了，那铺子租金一年二百两，货可以先给一半，伙计是自家人，暂时先管饱。一年下来，最少能挣个三四百两。”说着，五娘讪讪然地笑道，“我知道，你现在不同往日，三四百两的生意不放在眼里。可有了这笔收入，好歹可以买几盒胭脂水粉。”

五娘想和她合伙开个卖干果的店。十一娘不由暗暗好笑。五娘看见自己嫁了徐令宜，还以为自己过得不知道多奢侈富贵。殊不知，她连五娘所说的“各出二百两银子”的本钱都没有。而且，听五娘的口气，那铺面在西大街，是顺王府名下的产业。干果从一家盛记干果铺子进，是山东都指挥使吕成家里的产业。他们凭什么去和顺王、吕成谈，说白了，拉了自己入伙，不过是想借徐令宜的势罢了。别说她刚嫁过去根本摸不清这两家和徐令宜的关系，就是知道，她宁愿帮五娘把这铺子做起来，也不愿意入伙——哪家兄弟反目、父子相仇不是为了钱？

“这事只怕有些为难。”十一娘笑道，“家里几妯娌没有一个在外面开铺子的，我又刚进门……”

没等十一娘把话说完，五娘已嗔道：“你呀，算是白嫁了侯爷一场。”

十一娘但笑不语。甲之砒霜，乙之蜜糖。她要的，不过是个安身立命之所，徐令宜已经给了她。剩下的，就是自己的事了。

五娘看着她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，恨铁不成钢地道：“西门大街最大的干货店、南栅门的南北绸布店，可都是三夫人和娘家兄弟合伙开的。更别说五夫人在西门大街的永盛金楼了。你啊，在家老实，在外面也不多长个心眼！”

虽然知道三夫人肯定会弄些私房钱，但公然在燕京最繁华的街上开铺子，十一娘还是觉得很意外，“五姐是听谁说的？”

“这还要听谁说？”五娘笑道，“燕京都传遍了，谁不知道？”

也就是说，徐令宜也知道！她松了一口气。他能年纪轻轻的就创下这样一份家业，虽有先天的条件，也不能不承认后天的努力。既然他都不说什么，自己更不用说什么了。

“我们姐妹不过开个小小的干果铺子，你就别担心了，不会有事的。”五娘继续鼓动她，“我们姐妹都好，说出去好听，人情客往也好看，妯娌间也有面子……”

十一娘微微地笑起来。说起来，她认识五娘也有三年了，五娘的见识如何，没有比作为“对

手”的她更清楚的了……姐妹们都好，说出去好听，走出去也有面子，她相信是五娘的想法。可三夫人在西门大街开干货店，在南栅门开绸布店，她可不认为五娘有这样的见识，只怕都是钱明说的吧？不过，钱明还真说对了。十一娘也希望姐妹们都好。不管怎么说，总是一个姓。在别人眼里，总是一家人。

“五姐，你说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，现在也没有个主张。”她笑道，“能不能等我考虑考虑再答复你？”

五娘略略有些失望，但她知道十一娘一向胆子小，倒也没有觉得失了面子，笑道：“那你尽快答复我——这眼看着要过年了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买果子盒过年、走亲戚。”

没想到，钱明还有这经济头脑。十一娘点头，正好丫鬟来请十一娘：“侯爷来了！”

两人笑着去了正屋。大家见过礼，罗振兴留了徐令宜吃饭。徐令宜自然是应允了。不一会儿，钱明和余怡清、四娘来了。四个男人去外院，大奶奶携女眷在正屋的厅堂吃饭。

十一娘看见大奶奶趁着饭后喝茶的时候和五娘悄悄去了东次间。难道这件事大奶奶也有份？不由一惊。要是这样，就不好办了。说起来，大奶奶是她的大嫂……她总不能把娘家人都得罪完吧！

她就想找个机会和大奶奶说说，偏偏一直到和徐令宜跟大太太辞行也没有合适的时候。只有隔几天带信让大奶奶去趟徐府了。

十一娘神色有些恍惚。

徐令宜看着不动声色，问她：“还想在家里多住几天？”

十一娘就把烤玉米、做糯米藕之类的事告诉他：“还买羊头肉回来，我一口也没敢吃，不过很好玩！”

徐令宜看她很高兴的样子，实在是不能理解这有什么好玩的，应付道：“你们还可以做玫瑰糖卤。我上次在顺王家里吃过一回。”

“因为没有玫瑰花啊！”十一娘笑道，“我们差人去买，没有买到！”

“家里的花房有，以后可以在家里做。”

十一娘突然有了个主意，“侯爷，你给我屋里安排个妈妈吧？”

徐令宜不解地挑了挑眉。

十一娘羞赧道：“府里的规矩我都不懂，又不好意思问别人。”

徐令宜见她很坦白，笑起来，“知道了！”半明半暗的马车里，他眉角微扬，脸庞有一种欢快的明亮。十一娘突然记起来，徐令宜今年也不过二十七岁，还很年轻。

回到家，自然要先去给太夫人行礼。

太夫人看见她虽然露出了笑容，但眼睛里却没有笑意，“回来了，亲家太太可还好？”

“母亲很好，可以自己拿着调羹吃粥了。”十一娘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怎么自己回了几天娘家，太夫人对自己的亲切感就全没了。她小心翼翼地答着太夫人的话。

太夫人和她寒暄了几句，叫贞姐儿和淳哥出来给她行礼，就催着她早些回去歇着。

十一娘满腹困惑地回到自己院子，迎面却看见秦姨娘、文姨娘、陶妈妈和琥珀、冬青等一大群丫鬟婆子在那里等。

她有些目瞪口呆的。

冬青含着眼泪给她屈膝行礼，“夫人。”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十一娘忍不住问站在一旁的徐令宜。

“哦！”徐令宜表情平静地说道，“五弟和五弟妹搬到梳妆堂去了，各房也就不需要回避了。”

难道太夫人以为是自己……十一娘忍着满腹的疑虑，由姨娘、丫鬟、婆子们簇拥着进了屋。文姨娘忙上前给二人奉茶。

十一娘发现没有看见乔莲房，“乔姨娘的病还没有好吗？”她问徐令宜。

徐令宜道：“吃了几服药好了些，这两天又有些反复。”

“要不要再找个大夫来？”十一娘道。

“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”徐令宜道，“先看看再说吧！”

十一娘点头，由冬青服侍着去更衣，陶妈妈却抢着跟了进来。十一娘看她的样子，知道她有话说，自己也的确想知道这两天发生了些什么，就没有拦她。

“夫人，您不在的这几天，爷歇在秦姨娘那里。”然后声音一低，像在强调什么似的，“过了一夜。”

十一娘思忖了片刻才反应过来陶妈妈所说的“过了一夜”是什么意思。放着年轻漂亮的乔莲房而去了秦姨娘那里……没想到，徐令宜还挺长情。想到这里，她感觉心里又踏实了几分。

而陶妈妈见十一娘没什么反应，忙告诫她：“以前大姑奶奶在的时候，侯爷虽然每月只在两位姨娘屋里各歇五天。可有时候虽然在文姨娘那里歇息，却从来没有空过秦姨娘的。您可别以为她年纪老了就生出懈怠之心来。”

十一娘不喜欢陶妈妈说话的口气。徐令宜喜欢谁、不喜欢谁，那是他的权利，还轮不到自己去管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无意间，十一娘学了徐令宜的口吻，“五夫人怎么搬到花园里去住了？家里人都怎么说？”

陶妈妈见她态度冷淡，知道她没有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。不过，小姑娘都是这样，仗着自己年轻貌美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等撞了头就知道找谁去哭了！她知道这种事急不得，不再提徐令宜到姨娘那里过夜的事，低声道：“是定南侯爷来跟太夫人商量的，还把五夫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五夫人当天就搬了去花园子，太夫人只好同意了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事是侯爷的主意，要不然还有谁能请得动定南侯。太夫人这几天一直担心着五夫人，生怕她有哪里不妥当。说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加上二夫人为了避嫌又搬去了西山别院，太夫人心里就更不舒服了。”

“二夫人搬去了西山别院？”十一娘惊愕地望着陶妈妈。

“非要搬去不可。”陶妈妈连连点头，“太夫人也只好答应了。”

真是个聪明人！

“那三夫人呢？”

“三夫人一直忙着厨房采买的事，倒也没有听见有什么传出来。”

“厨房采买？又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说是从今以后，各类蔬果、干货只在一家进货，免得买办上的人搞鬼。”

能想到这些，还真有几分本领。那她怎么办？拿回扣？好像这样更低调、保险一些。

“淳哥还好吧？”

“嗯。”陶妈妈笑道，“太夫人以前每隔一天就带他去二夫人那里一趟，如今已经会拿笔了。可

惜现在二夫人搬出去了，只怕学的这些要荒废了。”

听口气很赞成二夫人教导淳哥的。

十一娘洗漱出来，徐令宜已经上了床，两人倚在床头说话。

“五弟妹搬到花园里去住，二嫂就去了西山的别院。我把各屋服侍的招了回来，不然家里肯定要乱套的……”徐令宜把家里这几天发生的事告诉十一娘，“娘年纪大了，二嫂又不在身边，你要帮着多照看她老人家一些才是！”

十一娘连忙应诺，想到太夫人和徐令宜对二夫人一向礼遇，与徐令宜商量道：“要不要差人去问候一声？看二嫂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，也好捎一些去。”

徐令宜见她这样懂事，笑着点了点头，看她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，“你能这样想就好。她孑然一身，我们这些做弟弟、弟妹的要多照顾点她才是。没事你也去她那里走动走动。”说着，提起十一娘的地来，“工部有个叫陈平的主簿，虽是举人出身，但在治水上很有一套。我曾经听说他在大兴种什么果树，找他来问了问。原想请他去你田庄看看的，谁知他听说我有五百亩的坡地，很感兴趣，想以一年一百两银子的价钱租了。我觉得价钱还可以，看你怎么想。”

十一娘没想到徐令宜的动作这样快。她脑筋飞快地转动起来，“侯爷见多识广，既然说这个价钱可以，想来不会有错。只是我想把地租给了这位陈大人，家里的陪房就没事做了，天天游手好闲，只怕会生出事端来。我听贾管事说，那坡地种果树最好，也不知道他和侯爷细谈过怎样个租法没有。我想，果树也不是一年两年就有收益的，肯定一租就是好多年。侯爷能不能帮我问问，看那陈大人想租多少年。这租金就这样定死了，还是随着周围地价的涨跌有所浮动？”

她声音清脆如银铃，说了一大堆，却条理清晰，句句说到点子上。徐令宜听着不由眼睛一亮，对她颇有几分刮目相看地坐直了身子，道：“陈平想租十年，每年一百两银子定死，一口气先付三年的租金。如若十年后要续租，要以他为先。”

十一娘听出些道道来。那地一亩五两银子，五百亩地，是二千五百两银子，可陈平一口气就付了三百两。

她沉吟道：“燕京周围像我这样一口气有五百亩的坡地应该不多吧？”

徐令宜不由笑起来，“不错。要不然，他也不会一出手就是三年的租金。”

十一娘心里更有几分把握。虽然有些饮鸩止渴的味道，可她有了这三百两银子，就可以干些别的了，包括开发那三百亩的沙地。还好徐令宜的人面够广，一下子就给她找了条出路。

“侯爷派个人去跟陈大人说说吧！”十一娘笑道，“租地的事好说，只是得用我的人帮他管园子。”

徐令宜笑道：“你想偷师学艺，十年也太长了些吧？不如把人抽出来做些别的。”

“也算不上是偷师学艺。”十一娘笑道，“只是机会难得，让他们学门手艺，以后也有口饭吃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”

徐令宜看她的目光闪过一丝欣赏。

“明天让白总管去吧！”他笑道，“不过你也别急，如今都快立冬了，要租也是明年的事。”

“要租就这几日定下来吧！”十一娘想着那三百两的租金，“我也好早把几房陪房安排好，这眼看着要立冬了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徐令宜说着，躺了下去。



知道他要睡了，十一娘吹了灯。黑暗中，听着他窸窸窣窣翻身，很想问问徐令宜，是依旧照了以前的规矩，每个姨娘屋里歇五天还是重新定个规矩？可听着他渐渐平息的呼吸声，她决定还是找个机会再说这事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送了徐令宜去早朝，琥珀她们在家里整理箱笼。她带着两个二等丫鬟绿云和红绣去太夫人那里问安。

太夫人正在嘱咐杜妈妈：“炭多拨些去，把我们这边小厨房的丁妈妈派过去，她的火锅做得最好，这天气越来越冷，吃火锅暖和些，还有去年宫里赏的那月白梅兰竹妆花缎子也都带过去。”

十一娘一听就知道这是说二夫人的事。

看见她来，太夫人朝着她招手，“我们等会儿一起去看怡真！”

十一娘很是惊讶。昨天晚上太夫人提也没提去西山别院的事，看样子是临时起意。徐令宜是今天一早直接去上的朝，肯定不知道太夫人要去西山别院。

她笑着给太夫人问了安：“娘，要不要跟侯爷说一声，也好多派几个随行？”

“放心！”太夫人笑道，“这是在燕京，又不是在苗疆，难道还怕谁劫持不成？”

十一娘自然是笑着应承了，借口要回去换件衣裳，忙差了琥珀去外院找白总管，让他把太夫人要去西山别院的事报告徐令宜，又匆匆换了件葱绿色四喜纹的褙子去了太夫人那里。

进门碰到了三夫人，她手里拿着账册，刚从太夫人屋里出来。

“还是四弟妹有福气，可以出去一天。不像我，天天没个空闲的时候。”语气里颇有几分不以为然。

不关痛痒的事，不必逞强。十一娘笑道：“能者多劳。我们没有三嫂，也不能这样逍遥。”

三夫人听着十分受用，眼底闪过几分得意，和十一娘闲聊了几句，借口事忙告辞了。

十一娘刚进太夫人的屋子，五夫人来了，听说她们要去西山别院，也嚷着要去：“我想去看二嫂。”

太夫人笑斥道：“我们去给怡真送东西，又不是出去玩。你好好给我在家里待着，可不能乱跑。”

她就拉了太夫人的衣袖撒娇。

太夫人这次却铁了心不让她出去，“出了燕京路不平……”想来是觉得她有孕在身，怕动了胎气。

五夫人见状，笑容就变得很是乖顺，语气也十分甜美，“那让丫鬟们陪我去丽景轩摘花。”一副小孩子的娇纵模样。

“好，好，好。”退而求其次，太夫人忙不迭地应了，“可要小心，别让什么虫给蜇了。”

五夫人笑成了一朵花，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”

太夫人摇头，“怎么这么皮。”脸上眼中却全是笑意。

虽然是轻车简从，可十几辆黑漆齐头平顶马车一字排开，里三层外三层的护卫，那架势已十分可观。

路上行人纷纷回避。一群人浩浩荡荡去了西山别院。

十一娘和太夫人坐在一辆马车上，神情还有些恍惚。

没想到会在这种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出了徐府。

她小心翼翼地服侍着太夫人，生怕太夫人身体不适——毕竟年纪大了，这马车又没有什么减震设施，未必经得起这番颠簸。

太夫人却笑她紧张，“没事，没事。”可十一娘的孝顺还是让她心里十分受用。

走了大约一个半时辰，西山别院到了。

早有小厮报了管别院的管事，进了垂花门，丫鬟、婆子伏了一地。

二夫人面带愧意地迎过来，“娘，都是媳妇不好！”又和十一娘打招呼，“让四弟妹拖步了。”

十一娘忙上前和二夫人见了礼。

太夫人则呵呵地笑，“我来看看你住得惯不惯！”打量着周围。

西山别院古木森森，粉墙青砖点缀其间，宛如一幅水墨画般淡雅清远。院子里青石甬道干净整洁，黑落地柱擦得发亮，石栏杆上摆了新开的菊花。

太夫人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由二夫人扶进了屋。画案上还散着朱丹黄褐，笔墨纸砚，显然她们到来之前二夫人正在作画。

太夫人就走到了画案前。是幅西山红叶图，正要着色。

二夫人笑道：“娘，您别担心我，我在这里好着呢。”

太夫人又打量了一眼屋里月光般皎洁的白色帷帐，景泰蓝三足象鼻香炉，高几上青花花瓶上插着的木樨和芙蓉，笑道：“你喜欢就好。”

“这里风景别致。”二夫人扶着太夫人坐到东次间临窗的大炕上，丫鬟结香奉了老君眉给众人喝，“每天起来在林子里走走，然后回屋里或作画或读书，十分惬意。”

太夫人听着笑意更深。

二夫人就和十一娘寒暄：“昨天刚回来吧？太太可好？”

“一切都好。”她和二夫人客气了几句。

太夫人让杜妈妈把给二夫人带的东西拿进来。

丫鬟们鱼贯进出。松软轻柔的大迎枕、晶莹剔透的水晶盘子、掐丝珐琅的手炉、莹莹如玉的羊角宫灯、银鍍金簪花暖砚盒……林林总总堆了小半个炕。

二夫人很是不安，“娘，我用不了这么多东西。”

“这里不比家里，要什么都不方便。”太夫人不以为然，“你要是缺什么，可不能放在心里不作声，只管告诉我。”

二夫人忙屈膝行礼向太夫人道了谢，让结香把东西收了，陪着太夫人喝茶，问起太夫人的身体，有妈妈示下：“午饭摆在哪里？”二夫人就望着太夫人。

太夫人笑道：“就摆这里吧！”

那婆子笑吟吟地屈膝退下，让人端了桌子，二夫人亲自摆箸。十一娘当然也不会闲着，帮着打下手。

刚布置得差不多了，有小厮跑进来禀道：“侯爷来了。”

这么快？十一娘微微有些吃惊。就看见徐令宜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，他穿着大红色官服，补子上的狮子昂首挺胸，气势雄伟。

太夫人笑望着十一娘，“是你通风报信的吧？”

十一娘笑，“侯爷也是担心您！”



“你这孩子……”

徐令宜已道：“娘，您来西山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这一路颠簸，要是有个哪里不舒服的，孩儿真是万死难辞其咎。”

“胡说什么！”太夫人嗔怪道，“青天白日的，什么死啊活的！”又道，“我不过是出来走走，你不用大惊小怪的！”

徐令宜还欲说什么，十一娘已拉了他的衣角，“侯爷远道而来，还没有吃饭吧？我们也刚坐下来。”

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他也只是一时心急，被十一娘一挡，立刻反应过来，笑道：“我也没吃饭。”

二夫人也笑着让丫鬟服侍徐令宜更衣。

三个人围着太夫人吃了饭，二夫人催太夫人回去：“路上慢点，免得颠簸。”

太夫人见二夫人一切都好，放下心来，嘱咐了半天，这才由徐令宜陪着回了荷花里。

徐令宁、徐令宽在大门口等，看见徐令宜，都松了一口气。在垂花门下车，就看见了三夫人和五夫人，两人齐齐上前问候太夫人：“您回来了。”只有三夫人屈膝行了礼，五夫人被一旁的人扶着。

太夫人看这阵势笑起来，“还怕我走丢了不成？”

“娘，您年纪大了，可不能再这样了。”徐令宽扶了母亲，“四哥听说您一个人去了西山，吓得脸都白了。”

“不是有十一娘陪着我嘛。”太夫人笑道，“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！”

正说着，小厮跑过来，“侯爷，坤宁宫的公公来了。”

太夫人听着一怔。

徐令宜忙道：“皇后娘娘吩咐我下了朝去见她的，因要去西山接您，所以让人禀了一声，可能是派人来问出了什么事吧。”

太夫人脸上闪过一丝不安，“你去跟娘娘说一声，她在宫里，还不知道急成什么样子呢。”

“您知道就好。”徐令宽扶了母亲往西院去，“以后要去哪里，先和我们说一声，我们好歹有个安排。这样贸然说走就走，可把我们给吓坏了……”

徐令宜则说了一声“我去看看”，然后随着小厮往外走。

十一娘就跟着去了太夫人屋里。

一群人围着太夫人，或服侍更衣，或打水净脸，或沏茶奉点……忙得团团转。

太夫人见十一娘也跟着在一旁忙，笑道：“你也回去更衣吧！”

一路风尘，感觉的确不好。十一娘笑着应诺，回了自己屋里。

琥珀等人又忙着服侍十一娘。

她洗了脸，重新梳了头，换了件葱绿底缠枝宝瓶妆花褙子，陶妈妈进来了。

“夫人，卢永贵回来了！”

卢永贵是帮着元娘打理陪嫁的。她刚成亲那会问起过这个人，陶妈妈言辞间颇为闪烁，只说他为了生意上的事去了关外，还急急地解释：“大姑奶奶的产业、账目都在卢总管的手里。”一副怕她要过问的样子。

没想到他这个时候回来了，还主动来见她，不知道是什么事。

“他是一大早到的。”陶妈妈笑道，“来给您问安，结果您陪着太夫人去了西山，一直等到黄昏您也没有回来。他一个大男人，也不方便留在内院，特意让我代他给您请个安，说明天一大早再来见你。”

十一娘想了想，笑道：“你让他下午未正过两刻再来见我吧！”

十一娘坐到镜台前戴耳坠，示意她可以退下去了。

陶妈妈却一面笑着走到镜台拿了支银簪缠丝珍珠珠花为她戴上，一面低声道：“夫人刚进门，有些事不知道。公卿之家不比那富贵人家，这妻妾相处，也是有规矩的。以前，只有秦姨娘和文姨娘，大姑奶奶二十天，两位姨娘各五天。如今一个月过去了，姑奶奶也要心里有个安排才是。”

以为自己年纪小，又没人对她说这些……所以要处处“指导”她。十一娘笑了笑，“这事妈妈就不要操心了，我会问了侯爷的意思再安排的。”

感觉到她的不悦，陶妈妈笑道：“夫人也别怪我多嘴，外面的事爷们做主，家里的事女人做主，这是开天辟地以来就有的规矩，何必要问侯爷？而且，您去问侯爷，让他怎么答？说‘好’，岂不是落得个‘宠妾’之名？说‘不好’，岂不是让您背个‘善妒’的名声？这事，您做主就行了！”

十一娘微微笑，“妈妈说得也对，这屋里的事自然由我做主。所以我说，侯爷想到什么地方歇着，歇几日，全由侯爷做主！”

陶妈妈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。

“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我还要去服侍太夫人晚膳。”十一娘笑着站了起来，“有什么事，明天再说吧！”说着，由绿云和红绣服侍着去了太夫人那里。

隔着帘子都能听见五夫人欢快的笑声，待走到帘前，有隐隐约约的声音传来：“我当时可羡慕了，想着哪天得想办法摘一朵戴了。结果没等我打定主意，就被送了回去。今天可托了娘娘的福，心想事成了！”

小丫鬟的禀告声打断了五夫人的话。

十一娘进了屋，看见太夫人坐着的炕桌上放着个大红海水纹盘子，用水养了七八朵晶莹剔透的白茶花。

“十一娘快过来。”太夫人笑着朝她招手，“宫里的白茶花开了，娘娘送了几朵来，你也挑两朵。”

十一娘看见三夫人和五夫人手里各拿了两朵，又看见徐令宜已经折了回来，不由暗暗猜测：难道皇后担心太夫人又不好明问，借送花的机会到家里探虚实？

她笑着过去给太夫人行了礼，一面赞叹“真漂亮”，一面挑了两朵。

太夫人就吩咐杜妈妈开饭。

姚黄和魏紫忙把在白马暖阁里玩的徐嗣勤等人请出来。

几个小字辈给长辈问了安，大家围着吃了饭，然后各回了各屋。

路上，十一娘对徐令宜道：“侯爷，陶妈妈说，卢永贵回来了，要见我。他管着大姐陪嫁，我们又是第一次见面，想明天请您和大哥、大嫂一道见见这位卢永贵。您意下如何？”

徐令宜停下脚步，颇有几分似笑非笑的模样望着十一娘，“我就不见了，你们兄妹见见就是了。”竟然一副要撇清的态度。



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十一娘差了琥珀回罗家请大爷和大奶奶来，而罗振兴和大奶奶知道是要见卢永贵，立刻就答应了。

她又喊了陶妈妈来问：“屋里的丫鬟的月钱怎么个发法？”

陶妈妈笑道：“原来大姑奶奶当家的时候，在府里当差的由府里统一发，各房的陪房由各房的管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好比您这里，”陶妈妈笑着解释道，“名分上是四个一等丫鬟，六个二等丫鬟，十个三等丫鬟，六个粗使的婆子，两个灶上的婆子，两个灶上的小丫鬟，两个灶上的粗使婆子，这都是有定制的，月例统一由公中发。像那个梳头的南永媳妇，就不属于定制的，就得由您自己发月例。再如果，您想再添个一等丫鬟，也不在定制里，月例由您自己发。”

也就是说，她不用管屋里这些人的月钱。

“如果我屋里只有五个粗使婆子呢？”

“那就只发五个人的。”

“是各屋领了再发下去，还是统一发？”

“统一发。”

“什么时候发？”

“大姑奶奶在时，是每月的初一。后来三夫人当家，就成了每月的十五。”

十一娘脸色变得不好看起来，“南永媳妇的月例我还没有发？”

陶妈妈笑道：“她虽然是在您屋里当差，可她占的是太夫人屋里的名分。月例在太夫人那里领，您就不用管她的月例了。”

就有小丫鬟进来禀道：“夫人，三夫人来了！”

她来干什么？十一娘把三夫人迎了进来，一左一右地坐到了东次间临窗的大炕上。

丫鬟上茶，捧了点心。

十一娘笑着问她：“三嫂可是有什么事？”

三夫人就指了指秋绫手里用手帕包着的東西，“给四弟妹送月钱来了！”

十一娘有些意外。怎么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！

她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让琥珀收了，“还劳三嫂亲自送来。”

“哎呀，这算什么事。”三夫人笑道，“我也是想到你这里来坐坐。”说着，啜了口茶，道：“说起来，我也是有事想找你商量。”

十一娘遣了屋里服侍的。

“四弟妹，”三夫人压低了声音，目光却闪烁着灼人的光芒，“你想不想赚点花粉胭脂钱？”

十一娘愕然。这已经是第二个问她这话的人了！

而三夫人看到十一娘的表情却很满意，状似无奈地叹了口气，“十两银子就可以赚一两，一百两银子就可以赚十两，这要是有一万两银子，就可以赚一千两……说实在的，这么好的事，要不是我这桩买卖差点本钱，我怎么也舍不得找人搭伙。”

十一娘不由皱了皱眉。这和天上掉馅饼有什么区别？除非是捞偏门，正当生意，怎么可能又这么高的利润？不知道三夫人到底打什么主意，又做的是什么生意。徐令宜知不知道三夫人的

这桩“生意”？

十一娘听三夫人说要和她入伙做生意，露出惊讶的表情，“什么生意这么赚钱？”

三夫人神秘地笑道：“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”

十一娘见她不愿意透露口风，就做出一副很是苦恼的样子，“可我没本钱啊！”

“怎么会没本钱！”三夫人目光闪烁，“不是说有两万两银子的陪嫁吗？”

十一娘叹气，“母亲说我年纪小，用不着那么多钱，都折成了田庄、院子、首饰了。”

三夫人笑道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，把首饰押到当铺里，等赚了钱赎回来就是了。”

十一娘不由在心里冷笑。如果自己真是那个十四岁等着钱用的的小姑娘，难保不入这彀！

“这、这不大好吧！”十一娘瞪大了眼睛，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似的，“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还以为侯爷克扣我们。”

“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还有谁知道？”

十一娘听着暗暗一笑，真要是成了，只怕到时候说出去的就是你甘氏了！她不由提高了警惕。三夫人，很急切的样子。自己能让人惦记的也就是个“永平侯夫人”的头衔，难道这事与徐令宜有着莫大的关系？

“三嫂，容我想想！”她露出慌张无措的表情来。

三夫人想着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，拿不定主意也是常理，笑道：“那你可要快点回我的信，我可是等着要钱用。你要是没这个意思，我只好去找五弟妹了。要知道，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。”

十一娘慌慌张张地点头，“我知道了。”

三夫人又嘱咐了她几句“快点”，然后起身告辞了。

滨菊脸颊微红地从东次间冲了出来，拉着十一娘坐到了东次间，琥珀和冬青并肩站在一旁掩嘴而笑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十一娘看见她们的样子，不由惊讶地问。

滨菊眸子发光，“夫人，五十两！您的月例钱，五十两！”

十一娘也颇有些意外，想到有了这些钱，自己就能干很多事了，笑容就止不住地溢在了眼角眉梢，“这么多！”

琥珀笑道：“夫人，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”

滨菊连连点头，“加上冬青姐还回来的五十两银子，我们就有一百零四两六钱。下个月十五还有五十两银子的进账，我们就有一百五十四两六钱，到了腊月还有五十两……”她扳着指头算着，颇有些画饼充饥的味道。

十一娘忍不住大笑，“一年就是六百两，两年就是一千二百两，十年六千两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滨菊点头。

大家都笑起来。气氛变得十分欢快。

因后花园里住着五夫人，如今各房的丫鬟、媳妇不管属牛不属牛都主动回避，又到了深秋，后花园里显得很冷清。

十一娘带着琥珀走了半天路才看到个两个推了小单车的媳妇子，琥珀忙上前问暖房往哪里走。两个媳妇子不认识十一娘，见她穿着华丽，战战兢兢地指了指丽景轩，“就在那旁边”。

